

西部风云

XIBUFENGYUN

ZHONGGUO GEMING DOUZHENG
BAOGAOWENXUE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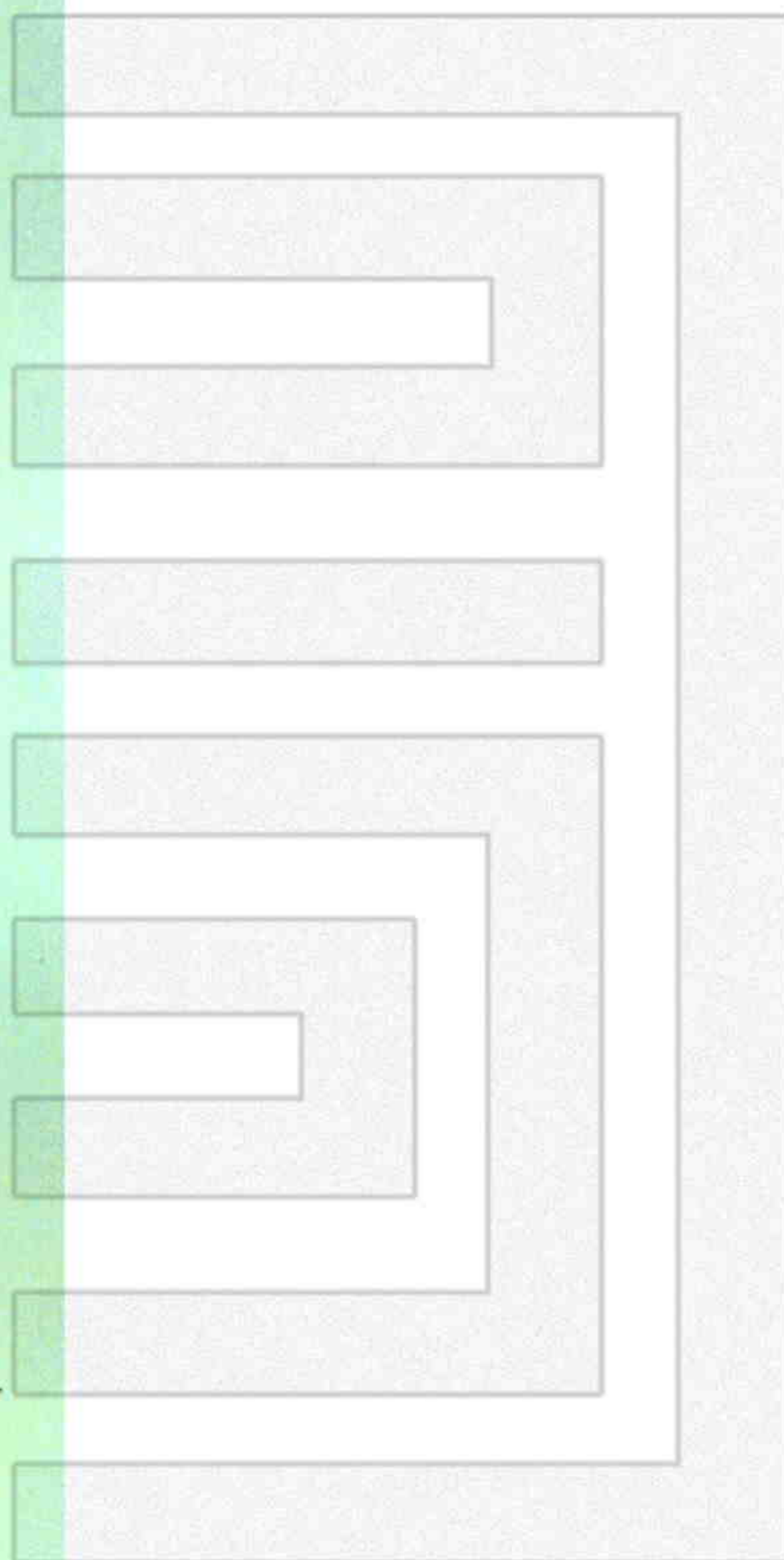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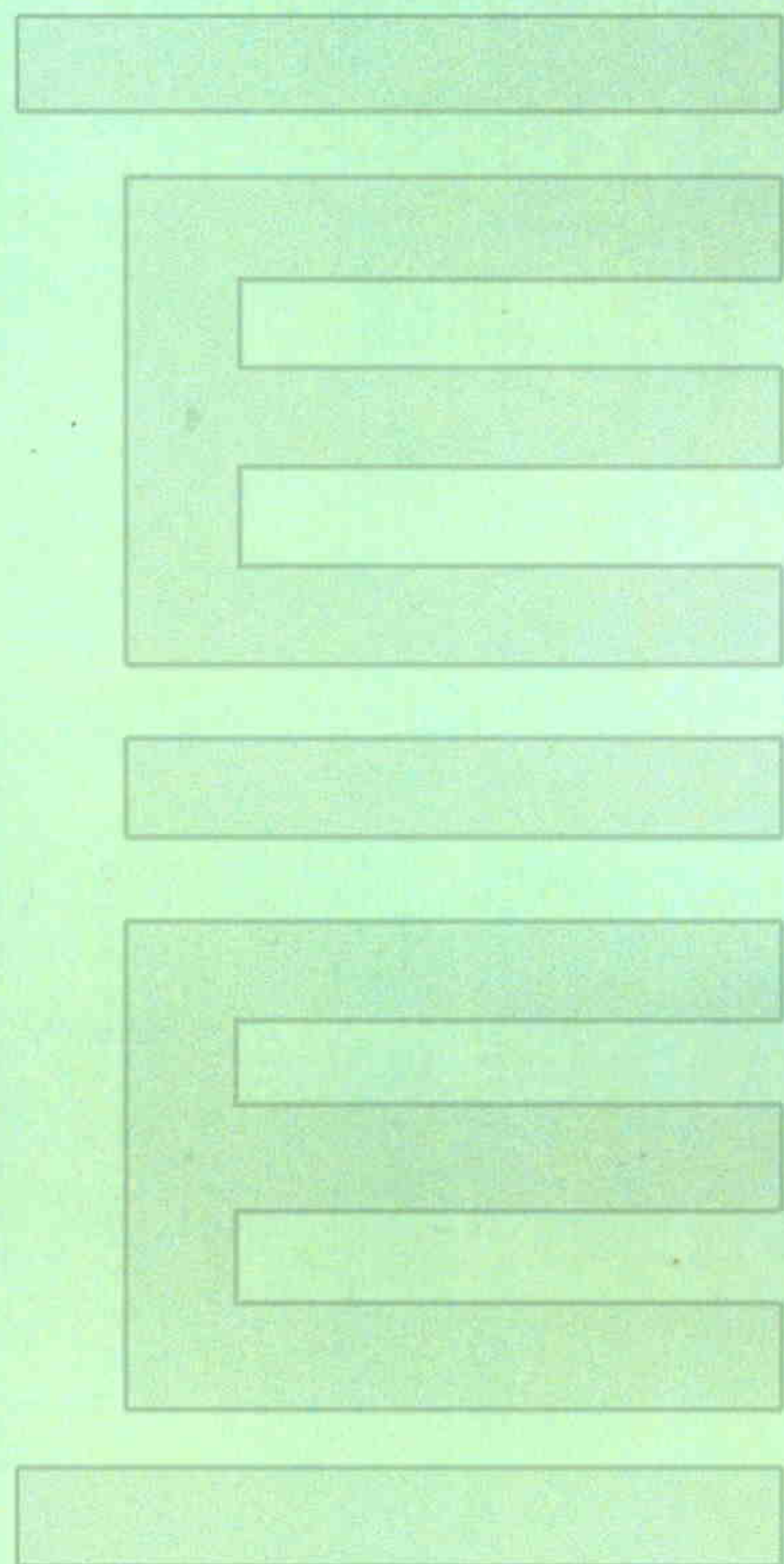
-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
- 和平解放新疆卷
- 西部风云
- 李广智 李广文 著
- 解放军出版社



解放新疆卷

ZHONGGUOGEMINGDOUZHENG
BAOGAOWENXUECONGSHU

1997 · 北京



- 责任编辑：徐贵祥
- 责任校对：郭艳徽
- 封面制作：符晓笛

作者简介

李广智，李广文，兄弟，祖籍陕西宝鸡。兄，1953年出生，当过乡村教师，1973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过干事，记者，编辑，录像室主任，创作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乌鲁木齐作家协会副主席。结集出版的作品有《雪山奇闻录》、《丑陶》等10部。弟，1960年出生，197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95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散文、纪实文学计50万字。现供职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



李广智



李广文

李广智 李广文 著



I25
(W) 147
0775633

新疆卷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775633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风云/李广智 李广文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7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和平解放新疆卷)

ISBN 7-5065-3339-1

I. 西… II. ①李… ②李…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西部风云 李广智 李广文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 3 号/邮编 100035)

泰能照排中心排版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86 千字

版次: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 16.80 元

ISBN 7-5065-3339-1/I·376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六分之一疆土孤悬塞外,解放军兵临玉门关[1]

阴谋在月色中弥漫[22]

玛纳斯河畔未雨绸缪[32]

第二章 [48]

蒋介石击节哀叹:“中正悔任陶峙岳”[48]

并不遥远的和平预言[62]

二月电令如催命[73]

第三章 [84]

乱世昙花——“东土耳其斯坦”旧梦重温[84]

万万不能响枪,响枪必致大乱[94]

焉耆:一盘没有移动的棋[104]

左右相逼,陶峙岳稳托全局[110]

第四章 [119]

中南海毛泽东谈古论今[119]

给彭大将军当助手,是治中的荣幸[123]

王胡子的特点是说干就干,干的比说的
更多更好[131]

彭德怀:一盘转动不停的石磨[135]

第五章 [148]

时局动荡,陶公馆变成了谈判场……[148]

月黑风高,兵变悄然进行……[154]

京华传德音,天山揭义旗[169]

第六章 [190]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190]

起义之后的新疆局势仍在动荡[198]

大军西进兵车动[205]

三军入城式现在开始……[214]

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220]

第七章 [226]

给中国革命战争打一个惊叹号[226]

死神向 136 条活鲜的生命扑来[233]
勇士肝胆涂高原，天殉地殒亦平淡[241]

第八章 [247]

杀马血誓，乌斯满要成为第二个汗[247]
“解放军被乌斯满汗打败了！”——不攻自破
的牛皮[253]
王胡子发火了[258]
飞鸟的翅膀累了终究要返回窝巢[273]
一个战士和一个孩子的命运[279]

第九章 [284]

在热闹的婚礼背后[284]
阿山狼与哈密虎[292]
淖毛湖、下马崖：残忍的诱杀[297]
第六次劝降书[310]
尧乐博斯：画虎不成反类犬[320]

第十章 [333]

北塔山的积雪开始融化[333]
乌斯满极不情愿地举起了手[343]

第一章

六分之一疆土孤悬塞外，解放军兵临玉门关

一九四九年秋。

兰州战场上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

新疆境内的火药味一日紧似一日地浓烈起来。

是受了人民解放军蹶蹄疾驰、挥师西进的政治气候的影响，还是面临危势变局时人们的心理感受，这一年，新疆的秋天出奇出怪地热，热得叫人透不过气。边城迪化，就接连有十几位老人中暑死去，临终之前喘气急促，大汗淋漓，其状惨不忍睹。老新疆人说，夏天不燥秋天燥，记忆中就没有过这样的怪天气。

伴随着难熬难耐的燥热，省城迪化还正遭受着一场可怕的浩劫：虫灾。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人们突然惊异地发现，急促蠕动的毛虫，爬满了迪化城中大大小小的树木。人们早晨起来，避开刺眼的阳光抬头看时，绿色的树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抖抖索索的屎黄色的残叶。这是挤了疙瘩的毛虫形成的风景。毛虫们不时一串一串地

掉下来，依然急促地蠕动着，寻找新的可以进攻的目标。车马过后，路面上就黄拉拉的一片稀烂。

尽管当局再三申令“莫谈国事”，但市民们还是在私下里议论着，称这种土黄色的毛虫为“国军”，说是十万之众，看似强蛮，实际上是秋后的蚂蚱，蹦跹不了几天。而这个“十万之众”的数目，正是国民党军队在新疆的总兵力。市民们还说，秋季虫祸，其结果只有暴亡，一旦树木食净，这些“国军”就会在烈日下裂肚而终。将这些虫尸收集了晒干成粉，可以入药，疗狂症有特效。孩子们就在街头巷尾唱开了一首歌谣：

毛毛虫，毛毛虫，
凸肚挺胸充国军。
一轮红日当头照，
尽扫边陲十万兵。

这种明显有亲共党辱国军倾向的言论，按说是要追查问罪的，但风声日紧，风雨飘摇的新疆当局自顾不暇，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迪化城西，有一座自成一统的土城子，名叫老满城。

这座由土坯垒成的具有伊斯兰风格的高大建筑，隐掩在成片的古榆之中，只有那座拱形的挑一弯月牙的清真寺从树冠的顶端戳出来，给深蓝无云的天空渲染出一层宗教气氛来。

夕阳西照，老满城的土围墙热得烫手，一排蹲卧在围墙下的毛色一致排列整齐的狗也热得大喘气，血红的舌头长长地吐出来，快速地煽动着，徒劳地想煽退这从四面八方弥漫而来的热风热浪。围墙的四角，各有一座木制的方形的哨楼，全副武装的哨兵矗立着，有如铜浇钢铸一般，一任发亮的汗珠雨滴一般从头上脸上跌下来，打湿了灰黄的军衣。

最壮观的是土城南边的大操场，黄拉拉跪满了神情虔诚的士

兵。他们面朝夕阳，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来。他们在向真主祈祷。他们在向上帝祝福。他们虽然也属于国军，头上有青天白日的徽章，但他们信仰的却是胡达。对于总裁，他们的出言不逊是公开的。从士兵到将军，他们都明白，他们之所以归顺老蒋，无非是为了占据一个地盘。地盘太大，相当于整个儿国家的四分之一，说穿了，就是想圆“西北王”的梦。他们也知道，要想西北称雄，仅仅靠马队和马刀是不够的，出于权宜之计，他们才打出了国军的旗号，但在骨子里，他们只承认胡达的力量。马刀滴血，也是因为“圣战”。

暴烈的太阳似乎要把这些宗教气味浓烈的将士们的脑仁子晒裂了，他们一个个眼前金星四溅，头昏目眩，迷迷幻幻之中，似有胡达导引而使他们进入一种泉水叮咚绿树成荫的境界，不时有人似木头一般“扑通”一声倒下去，但没有人理会，也没有人救助。这会儿，他们在与真主交语，俗身之事，在他们看来是不重要的。这般时节，“蝗虫集团”却显示了它们的能耐。它们在蚕食尽了树叶之后，就开始向这片凝固不动的“黄色”进攻。个体最渺小而群体最强大的“蝗虫集团”，很有战法的形成一股一股的队形单刀直入，从这些虔诚的宗教徒的脚趾处“登陆”，迅速地进入他们的裆部、腰部、腹部、背部和脖颈。它们并不吃人，但那种毛刺刺痒苏苏冰凉凉的感觉却叫他们无法忍受。而且，它们是无孔不入的，耳朵、鼻孔、嘴巴乃至肛门，都是它们企图占领之地。礼拜的士兵开始吃不住劲儿了，皱眉、摇头、耸肩、扭腰，以阻止“蝗虫集团”的侵犯。有的就把脑袋稍稍扭过去，朝北面的方向张望。

北面的树荫下，打坐着一位年纪在30开外的将军。身材魁梧，面色平和而又宁静，没有常见的武夫脸上的那种横肉杀气，而于清静之中透出某种儒将的气质来。

这里是驻疆国民党整编骑一师师部。

这位年轻的将军就是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

马呈祥的舅舅是马步芳。

马步芳是西北马家军的重要首领。乱世出英杰，马步芳虽然还没有当上“西北王”，但也接近当上了“西北王”。马步芳之所以把他最赏识最信任的外甥马呈祥派到新疆来，就是他完成“西北王”事业的一步要棋。“宗教治军”，这是他传授给外甥的秘诀。他说，宗教是最有战斗力的。谁抓住了它，谁就抓住了胜利。宗教是一艘不沉的船，任凭刮多大的风起多大的浪，它都会保佑你胜利过河。

外甥记死了舅舅的话。移防边塞之后，宗教礼拜就被马呈祥以军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胆敢对此表示一丝一毫异议者，无不落得个皮开肉绽的下场，那悬挂在体罚室内的被血水染黑了的马鞭，就体现着马呈祥的意志。

马呈祥也在做礼拜。

在他的膝下，也是热烫的沙土。微风腾起的沙尘在他的眼前乱飞，斜射过来的阳光，使他有一种灼伤的火辣辣的感觉，但他没有动。他知道，这会儿士兵们都在看着他，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动摇，都会引起士兵们心理上的波动，尤其是在这天摇地动的多事之秋。

马呈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他聪明好学，与一般的“草包司令”大不相同，即便是做礼拜，他也不放弃治学用功。恭立一边的由他亲自在迪化城内请来的大阿訇马明人这会儿正在给他念诵《古兰经》。对于《古兰经》，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请人把其译成韵文，以便于念诵。他请马明人做这件事，马明人不敢接受，说是工程巨大，不是他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尽管没有接受，但还是动了心思，所诵经文，他还是尽其所能的译成韵文。现在正念诵的，是这么一段：

……你们既自相屠戮，
又把一群同类驱赶出境，
你们以罪恶和仇恨迫害他们，
如果他们被俘，
你们就索取尽可能多的赎金。

驱逐他们，你们违犯了禁令，
你们对经典怎能只是局部遵从？
而对另一部分抵牾抗命？
你们中这样干的人，自有报应，
无非是在今世，毁坏名声，
在后世，惨遭酷刑……

应该说，马明人是下了功夫的，这段经文译得还不算赖，然而，马呈祥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边城的酷热也罢，异域的风光也好，都没有进入他的心境，浮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场景。场景并没有亲临，而是靠探马的飞报加上自己的想象勾勒出来的，但却叫他忍不住心惊肉颤。

在西北战场上，马家军的实力是不容置疑的。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与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的一段对话，就很让马呈祥得意了一阵子，并四处宣扬。

彭：别担心没有硬仗打。最残酷最激烈的硬仗在西部。西北二马，特别是马步芳，绝非等闲之辈，是我们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敌手，他的部队，绝对不同于胡宗南的部队，有一股子“血脖子教”的拚死精神，宁死不降，对付起来是比较棘手的，决不敢掉以轻心。对于这一点，必须反反复复的向我军广大指战员讲清楚。

王：是的。胡宗南是一头野牛，闯进人民战争的火阵，只顾瞎跑乱撞，最终还是被人民战争的烈火烧得焦头烂额。但西北二马就不同了。他们都是当地人，盘踞西北，苦心经营了几十年，部队又以步兵骑兵相结合，铁骑马刀，逞雄西北，当年，我们红军西路军，就是被马家军击败于祁连山下，忍辱饮恨，血迹斑斑，成为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悲壮的一页。特别是马步芳，像一只扎手的刺猬，弄不好就会抓不住刺猬反倒被刺猬扎破了手。

彭：马家军的骑兵第14旅，号称“精锐铁骑”，旅长马成贤，气

焰嚣张得很啊！说是要与我彭德怀在兰州决一死战，叫我彭德怀领教一下他这马王爷的三只眼。

王：是的。这位马旅长还扬言，说要大胜兰州，活捉彭德怀，尔后一举拿下西安，杀出潼关，砥定中原，占领全国，马家掌天下。

彭：这位马旅长还说了，“彭德怀，你快来吧！我在兰州快想死你了。”

王：据说这位马旅长手里还有一张条幅，是镇守兰州的总指挥，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书写的，说是“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

.....

对话到这里就中断了。是马呈祥有意掐断的。因为接下来的对话就有点泄马家军的气，传出去会动摇他们的军心和士气。

接下来的对话是：

彭：但我们有最重要的一条，士气空前高涨，而马家军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一条。

王：无论是谁，只要一提起马步芳，无不咬牙切齿。

彭：多少年来，马家军在西北大搞封建割据，以极其野蛮的手段，压榨盘剥西北各族劳动大众，使西北成了最黑暗、最落后、最贫穷的地区，这种状况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下去了。

王：就是这伙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残害了我们多少好兄弟！红军将士，忠魂不屈，今天，是到了我们收拾他们的时候了。

马成贤与马呈祥同属马家军里的少壮派。两个人的个人友谊也很深。马成贤的忠诚和勇气也最让马呈祥所佩服。但是，马呈祥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马家军里最英勇善战的骁将，刚一与解放军交手，就落鞍下马，狼狈逃窜，马家军似决堤的黄河水一般溃退下来。

是固关初战。固关是兰州的门户。

宁静的山谷，突然间杀声一片，犹若从天而降的人民解放军三面起兵，呐喊进攻。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精锐

铁骑”尚未展开队形，狂言要“杀出潼关，占领全国”的马成贤还在挥动着指挥刀下达战斗命令，手中的望远镜还没有放下来，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就大显神威了。

是长了眼睛的炮弹。“轰”地一声，第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中马成贤的指挥所。马成贤只觉得火光一闪，身体就腾空了。他本能地想伸出左手抓住身边的座骑，却发现左臂没有了。白惨惨的骨头像狼牙一般龇露出来，还有那浓稠的骨髓。但也就是一瞬间的情景，血水随之就像喷泉一般涌出来，涂抹了他的全身，痛得他失声乱叫。

那半截断臂就在他脚下不远处的泥土中，尚在蠕动，还在微微地跳动着，血流出来，与黄泥混合，斑斑点点，模糊成一团可怕的怪物。

副官居然不及马成贤的那截断臂，只挣扎了几下，就蹬腿咽气了。卫兵从泥土中爬出来，见旅长少了半截左臂，浑身是泥土和血浆，嘴巴一张一张，牙齙得吓人，却听不到旅长是疼痛得吼叫还是在骂人，使劲把耳朵里的泥土抠出来，才勉强听到了马成贤牛吼似的惨叫和咬牙切齿的命令声：

“都给老子顶住！谁他妈的装干蛋，老子当场毙了他！”

骂完了，才用右手指着流血的断臂，对卫兵命令道：

“娘的干蛋！还愣着看什么？给老子包上，止住血！”

卫兵浑身哆嗦，双手乱抖，怎么也包不好，直到被马成贤狠狠地踢了两脚之后，才用破军衣把伤口包起来。

马成贤指了一下泥血浆中的半截断臂：

“娘的干蛋！给老子拣起来，带回去！”

断臂已经僵硬，像一只被肢解了的狗腿。

“旅、旅长，已经接不上了。”

马成贤挥起指挥刀，用刀背照卫兵的后脖根猛砍一刀：

“娘的干蛋！难道还要把我的骨肉留给解放军拿去展览吗？”

卫兵惊恐万状，脱下破军衣把半截断臂连泥带血裹起来，双手